

马邑文化系列丛书

主编：郭连厚 刘彪

执行主编：熊国章

古代朔州祈雨民俗

范金荣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马邑文化系列丛书

古代朔州祈雨民俗

范金荣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朔州祈雨民俗 / 范金荣著.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11.9
(马邑文化系列丛书 / 郭连厚 刘彪主编; 熊国章执行主编)
ISBN 978-7-5457-0430-3

I. ①古… II. ①范… III. ①寺庙—介绍—朔州
②风俗习惯—介绍—朔州 IV. ①K928.75②K892.4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92688号

古代朔州祈雨民俗

著 者: 范金荣

责任编辑: 李秋芳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68(发行中心)

0351-4956036(综合办)

0351-4922203(印制部)

E-mail: sj@sxpmg.com

网 址: <http://sjs.sxpmg.com>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山西臣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总 印 张: 29

总 字 数: 500千字

印 数: 1-2000套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7-0430-3

总 定 价: 198.00元(全套10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历史长新 文化不朽

——《马邑文化系列丛书》总序

中共朔州市朔城区区委书记 郭连厚

今朔州市市委、市府所在地——朔城区，古称马邑。据朔州旧志记载，秦始皇三十二年，大将蒙恬率秦军北击匈奴，在此筑城养马，故名马邑，因之名县，马邑之名始此。古籍中还有这样一则神奇的记载：“秦时建此城辄崩不成，有马周旋驰走反复，父老异之，因依以筑城，遂名马邑。”（《太平御览》卷一六三引《晋太康地记》）

考古资料证实，战国晚期至秦，这里已有居民聚落或城池存在。秦汉马邑城的具体位置与后来北齐朔州土城址基本吻合，北齐朔州土城就是在秦汉马邑城旧址上改建、加固而成的。

人们常说，研究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离不开城市的起源。毋庸置疑，秦汉马邑城就是至少有着 2200 多年建城史的朔州市（朔州中心城市）的主要源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的朔州市也就是秦汉马邑城的延续和发展。

两千多年来,马邑古城曾一直是马邑县、马邑郡以及古朔州等历代行政区域的治所。作为行政区域,马邑的历史要比朔州古老得多。作为朔州地区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坐标城市,古马邑称得上是朔州区域文化的地理核心载体。

古代的马邑,地处内外长城形成的颇为特殊的“历史夹缝”中,历朝历代,一直是中国土地上民族冲突与融合最激烈、最频繁的地区之一。战争孕育了马邑,也孕育了政治变革和社会开放;经济、政治的争夺,促进了民族的融合,更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如果说,战争是实现民族与文化大融合的一种暴烈形式,那么,马邑(朔州)的历史其实就是这样一部“得失常相伴,正反乃能合”的战争史。

在漫长的岁月中,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在古马邑(朔州)这片黄土地上相互碰撞、交融,共同创造了兼容并蓄、多源继承、特色鲜明、影响深远的马邑文化。

所谓马邑文化,大体可以说就是以马邑为总称谓的今朔州之地的历史文化,或者说就是以今朔州为地理载体,以马邑古城为中心蔓延两千多年的历史文化。(参见李元庆《马邑文化三论》)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纵观我国历代地方行政建制的演变进程,往往同一类型的建制反复交织于不同时期,同类建制的辖属地带也往往在不同时期有着相当悬殊的广、狭之别。比如,隋唐时期马邑郡、朔州的反复改置易称。再比如,在古代朔州地区,曾先后建

马邑城两座,置马邑县两个,其城址所在不一,有“秦马邑”与“唐马邑”之分。秦汉时马邑城址在今朔州古城一带,而唐开元五年又于州城东三十里“别置马邑”,其城址在今朔城区神头镇马邑村。这无疑给研究者如何把握马邑文化的地理载体即空间界域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复杂性。

鉴于上述理由,我们不妨把马邑文化圈的范围缩小限定在朔城区一带。可以把两座古老的城池——朔州古城和唐马邑城确定为马邑文化之中心载体,然后以一线相连,并以这条线为半径,分别以两座古城为中心划两个相交的圆圈。其涵盖面便是作为马邑文化地理载体的最基本、最起码的空间界域。

作为一种具有相对独立个性的地方文化形态,马邑文化有源远流长的马文化背景,有得天独厚的地缘地气因素,有超越时空的历史人文底蕴,有多元杂交的开放发展优势。

朔州市朔城区委、区政府在实施文化强区战略、推进“四个升级”、实现转型跨越发展的过程中,以盘活整合本地区文化资源为抓手,正式启动了大型文化工程《马邑文化系列丛书》的编纂工作。毫无疑问,这是一项功在当代、泽及未来的文化惠民工程。

《马邑文化系列丛书》首辑十种包括:《马邑文化三论》、《马邑与马》、《民族文化融合背景下的马邑文化》、《古代朔州军事资料辑录》、《马邑风范》、《马邑揽胜》、《古风遗韵》、《古代朔州祈雨民俗》、《吉庄文化》、《朔州颂辞》。整套丛书既有总体理论构架与阐释,又

有专门性或个案性的展开与研究，首次从多层次、多视角、多领域探索挖掘马邑文化的丰赡蕴涵和优质内质，具体考察马邑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彰显展示马邑文化的历史轨迹和个性魅力。

对于我们的镇城之宝——马邑文化，过去我们一直缺乏较深入的探源挖潜和全方位的梳理整合，因此，现在推出《马邑文化系列丛书》，既非常必要，又适逢其时。不仅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价值，而且对推动区域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强区域文化软实力、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有道是，社会长存，文化不朽。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与经济、社会日益交融的当今时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依靠文化来凝聚人心、激发热情和勇气，更需要依靠文化为我们的生活给力、为我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给力。

我相信，《马邑文化系列丛书》一定能够在读者的书房、案头乃至枕边占有一个位置，一定能够引导、帮助我们历史文化的纵深处每每汲取面向未来的智慧和力量。而“乐于负重、勤于务实、勇于争先、敢于创新”的马邑人文精神，也必将会在朔州大地上发扬光大、大放异彩！

目 录

引 言	1
田家窑、霍庄田氏家族芦芽山佛祖庙	
取水习俗	1
南西河底村童子祈雨习俗	25
肖西河底村龙王庙祈雨习俗	40
前圪塔峰村龙王庙祈雨习俗	48
后丰预村龙王庙祈雨习俗	60
神头三大王庙的雨神祭祀	76
后 记	93

引 言

古代,我们朔州地区十年九旱,每到天旱无雨,粮食欠收,黎民百姓受苦受难,粮食作物和人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当时,由于恶劣的自然环境,再加上人们的思维方式低下,简单地认为雨水是来至高山、泉水,而左右雨水的神灵又是龙王、佛祖爷或三大王等等。因此世代流行会首组织善雨(专门祈雨的成年人)、童儿或村民到山顶、泉边取水,或向神灵祈雨的习俗。在现代化的今天,我们重新调查研究这个问题,旨在用科学的方法来解释这一现象的历史根源,传播现代文明,摒弃迷信落后部分,弘扬积极健康的成分,使广大人民群众从神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朔州古代民间祈雨民俗》是专门系统调查当地祈雨习俗的小辑,主要介绍古代朔州从平川到山区几个村寨的神神、庙宇概况和祈雨仪式的全过程,涉及宗教信仰、组织形式、人员分工、集资和钱财的分配等诸多问题。希

望能够通过这些资料,起到了解历史、破除迷信的作用,从而激发人们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指导科学种田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同时也为民俗学研究尽一些微薄之力。

田家窑、霍庄田氏家族芦芽山佛祖庙取水习俗

偶尔遇到我的二妹夫田大年，谈及我最近调查民间祈雨时，他告诉我，他们田家窑村，在旧时有到芦芽山取水的习俗。几次想去，均因事务冗繁，没有去成。2000年3月18日（农历2月13日 星期六 4—5级西北风）这天一大早，我就收拾好行李，骑自行车到了单位。等到上午9点钟，天气渐渐地暖和起来，我又骑着自行车，到街上的电话厅买了4盒以礼河香烟，每盒3元，共花款12元，向田家窑行走。上午10点到达田家窑村，首先到田大年家，找到他的父亲田连。上午，在田连家中，由田连谈田家窑、霍庄两村的基本情况以及到芦芽山取水的简单情况。在闲谈中，田连谈及王大（王泽）当过善雨，上过芦芽山，知道的详细，表示下午领我找王泽去。中午在田连家吃午饭，饭食为山药烩菜、蒸馒头。下午，田连领我到村北找王泽。我俩去王

泽家时，王泽不在，听说是碰和（即玩纸牌，“和”读 hu）去了。田连又领我到了田录良家。当我俩进了田录良家西间屋，家里一家人，王泽正和几位老婆婆碰和，地下站着一群小孩。当田连向他说明来意，他说：“我没上过芦芽山，没个说上的。”说完，继续出牌去了。田连又问：“上芦芽山一共几个人？”“8个”。我从兜里掏出笔和笔记本，赶紧坐到后炕边上，记录起来。田连又说：“这还得记笔记哩，要不回你家吧！”“我家侄儿媳妇在哩，我不回去。”在众人的劝说下，他才勉强放下纸牌下了地，到了田录良的东间屋，谈入正题。调查进行了一下午，王泽谈了到芦芽山取水的经过，对霍庄周武庙的情况，他记不太清楚，他说：“霍庄的田六，今年83—84岁，当过善雨，上过芦芽山，当过善雨的人，现在就他一个人活着，找他去吧！”我心想，还得到霍庄田六家跑一趟。田连因回家喂驴，中途走了。直到下午5点多钟，调查结束，我给王泽留了2盒以礼河香烟，和王泽、田录良道别，王泽又去西间屋碰和去了，田录良把我送出街上，我到田连家打了个招呼，尽管他家人再三挽留，我还是骑着自行车，离开田家窑，回到朔州。从田家窑回来后，我把调查来的资料进行梳理、规整、写定，拉出初稿，又于4月8日（农历3月初3星期六6—7级西北风有沙尘暴）进行了核实。4月7日傍晚，

我到了我二妹妹家（朔城区南城警所街 13 号），田大年有辆三轮摩托客车，再加上他和霍庄村人熟，我想乘坐他的车，让他帮我找霍庄田六。当我和他说明意图，他满口答应，约下第二天早晨 8 点在家中等我。第二天早晨，我骑自行车，准时到了他家。田大年因跑出租，还没回家吃早饭，我把自行车寄到我父母家，在父母家等他。直到上午 10 点多，他才回家，草草地吃了些饭，就来找我。一会儿，我坐上他的三轮客车，我们一起出发了。10 点半到达田家窑，在田连家喝了口开水，抽了支香烟，又约田连，我们一起乘三轮客车，10 几分钟就到了霍庄，在街上下了车，由田连打听田六的住处。经人指点，我们才知道田六住在村北挨路的 3 间正瓦房里。听人说，田六到儿子家，田连又去了田六儿子家找，我和田大年进了田六家。田六的老伴 77 岁，精神矍铄，她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这位老婆婆信仰耶稣，家里墙壁上挂着耶稣画像和日历等。据她说，霍庄村有 40 多个信仰耶稣的人，其中男的 2 个。每到星期日，年轻的会骑自行车的，都骑自行车进城，到耶稣堂做礼拜，有 20 多位年纪大的老妇，因不会骑自行车，都到她家里做礼拜。我们正谈之间，田连领着田六回来了，我和田大年起身，把他迎回家中，他随后上了炕。田六有点耳聋，再加上年事已高，说话有点乱，我提出的问题，要经过田连和他老伴

大声作“翻译”，才多少明白些。在闲谈中，我们才知道，田六是他的乳名，叫田应江。就这样，很艰难地调查了一上午。中午 12 点时，田应江老两口要到外甥女家去吃饭，我们 3 人只好离开田应江家，乘车回到田家窑，在田连家吃午饭。吃饭时，田大年说：“下午叫俺大叔给说吧，他虽然没参加过取水，但平时喜欢和老年人闲谈，很留心，记忆的东西不少。”我同意他的提议。吃完午饭，田大年就把他大叔叫来了。他大叔叫田斌，老头子很热情，一上炕就和我聊起取水之事。这样，又调查询问了一下午，直到 6 点多，我和田斌、田连老两口道别，和田大年回到朔州。这次专题调查，进行了 2 次，调查对象共 4 人，他们分别是：

田连，男，79 岁，小学 4 年级毕业，26 岁时因生活所迫，在内蒙呼和浩特居住 2 年，先做买卖，后当兵（旧军人），28 岁回村后，一直务农，现有二子三女，老两口仍在本村居住，他在 17—18 岁时，田氏家族组织过两次取水，看过善雨、童儿在周武殿跪香；

王泽，男，86 岁，不识字，一生务农，现为五保户。一生未娶妻，年轻时在本村、赵什八庄当过 40 年长工，后在小村一家粉坊当帮工，现还种着 2 亩地。取水时当过童儿，左臂上有 40—50 个燃香烧下的疤痕；

田应江，男，84岁，不识字，一生务农，二子二女，老两口现居本村，小时候当过小善雨，上过芦芽山；

田斌，男，66岁，一年级毕业，1960年因家穷，到过内蒙一年，回村后务农，10岁时在村里看过取水仪式，一子三女，现居本村，喜欢看戏、听古话。其爷爷当过会首。

根据4位老人回忆讲述，经过反复梳理、规整、写定，现报告如下：

基本情况

田家窑、霍庄是朔州市朔城区下团堡乡辖区的两个行政村，分别设党支部、村民委员会。据朔州市朔城区1998年国民经济统计资料记载：

田家窑，135户，515口人。耕地面积2270亩，粮田面积1600亩。总产量360吨，亩产450斤；油料播种面积140亩，总产量8吨；甜菜播种面积10亩，总产量13吨；年末大牲畜360头，年末存栏猪1120头，年末存栏羊1050只；农村经济总收入550万元，各项费用合计382万元，农民所得总额146万元，每个农民平均所得收入2535元。

霍庄，170户，556口人。耕地面积1900亩，粮田面积1200亩。总产量280吨，亩产466斤；油料

播种面积 130 亩，总产量 8 吨；年末大牲畜 370 头，年末存栏猪 560 头，年末存栏羊 920 只；农村经济总收入 550 万元，各项费用合计 386 万元，每个农民平均所得收入 2806 元。

田家窑、霍庄两村相隔 2 里，位于朔州市西，离市区 8 里，离下团堡乡政府 2 里。东临北邢家河、大运路，交通比较方便。这里土地平坦，水源丰富，有旱地、河湾地，适宜种植玉米、谷子、高粱、糜黍、黑豆、小豆等粮食作物和豆类，无霜期在 110—120 天左右。两村的水源，是由上团堡附近的泉水发源，流经田家窑村南，村民称之为前河湾，前河湾南岸，也称南崖，有个泉子，附近有许多泉眼，形成一个泉组，长年流水不断；另一条水源是平鲁县党家沟村的季节河，也经白坡、前河湾，每年雨季，流下来的洪水，由这里经过七里河，流入太平窑水库，归桑干河。在清朝时期，前河湾除河水占一部分外，其余是一片荒滩。田连的爷爷是秀才，当着医生；他父亲当过甲长，他们父子在村里是有钱人家，就出钱或出粮，雇人开挖河滩，修渠引水。当时，一克（旧时容量单位，即小斗）小米挖 4—5 亩地。使前河湾的土地得到开发，并有了水渠，能使用清、洪水灌溉。到现在，西河湾、前河湾仍有 120 多亩土地，都能使用清、洪水灌溉。解放后，两村共打机井 10 眼，使原来的旱地也能灌溉，水浇地面

积达到 2000 多亩。田家窑、霍庄两村的 1000 多口人中，除个别王姓外，其余全部姓田。据田连老人讲，田家的祖先是从小西洪洞大槐树下迁来的，刚迁来时，居住在现在的神头镇马邑村。田氏家族的立主人叫田祥，是他从马邑搬迁到田家窑的。初搬迁来时，田家窑还没有形成村寨，田祥在现在的村南南崖的崖头打了 3 间土打窑，就居住下来。过路的行人走到这里，说这是田家的窑，而故名田家窑村。马邑村姓霍、田是大户，曾出过霍巡按、田翰林两位大人物，特别是霍姓人家，是有钱之家，在现在霍庄一带买下很多土地，是霍家的庄子，而故名霍庄。田祥住在南崖的土窑里，饮水就从泉眼上担，做饭没火用，还得到霍庄借火。他养了 5 个儿子，田家窑留下 3 个，分东院、西院、当中院 3 大户，霍庄的人是东院的人搬迁去的；四儿子少亡了，五儿子搬迁到内蒙古清水河县城附近的胶泥沟，这个村现在大约也有 500 多口人。

福善庄乡黄水河村，贾庄乡北曹村的田姓人家，都是从马邑搬迁去的，和田家窑、霍庄田姓都是一家。田连 17—18 岁时，见过田家的云（云锦），文革中群众破四旧烧毁。田家窑、霍庄两村，在旧时，大多数住土打窑、网壑（即土坯）窑，最近几年，大部分住上了新瓦房，田家窑村的 50 多户人家，在前河湾南的红卜梁建起新瓦房。两村人除信仰周武爷、